

遠源栗貽誤子寫  
真詒寔罪狀一紙

# 夏詒霆之一誤

MG  
K&L) = 6  
86

遼源交涉肇衅始末事實。業涕泣而道。告我父老子弟矣。然我外交當局夏詒霆對於此項交涉審查如何。辨晰如何。措施操縱如何。尤屬嚼碎牙根。吞血舌之驟囁。不能成聲者也。查肇衅事實。微等芝蔴。根本大錯。日人實鑄其曲在彼。其直在我。如山鑄案。大力不能移易。似日昭彰。一指豈得盡掩。夏詒霆當此交涉發生之始。應先查事實。事實既得。曲直自判。可指令駐奉交涉員就地交涉。明示此項交涉事體性質。起訖甚微。絕無提歸京部談判價值。由奉發始。由奉收終。可也。即不然。亦應高瞻遠矚。預測日人刁惡。將藉此撤瀆。奉交涉員折衝無方。已則挺身當之。出先發制人手。曉諭日使。歷舉其非。嚴重詰責。如中日新約。南滿境內許日民雜居。未許日兵雜駐。其自由派兵駐遼。源爲有心破壞條約。其罪一也。國際公法。外國軍隊。非得主國允許。不得在其地域內自由通過。日人派兵往遼。不惟通過。且自由駐營。我屢屢催其撤退。日人置若罔聞。是任意弁髦萬國共守之公法。其罪二也。以芝蔴細故。縱兵攻我鰲寧。戕我兵士。殲吾暴戾。其罪三也。事後又驅我國軍。據我營。反客爲主。其罪四也。種種事實。蘊藏界案。心數枚舉。足還駁責。日人理曲。

3 2173 4744 6

氣自爲靡。俯首謝過。猶慚不遑。安能再任意蠻橫。恣情要求。乃夏詰霆無一於此。一味  
然茫然打定不負責任主意。其畏日人如虎。自視如鼠。一遇我交涉之來。卽如大難之  
屆。匿身屏息。俯首縮頸。及不得已身臨談判陣壘。一則曰唯唯。再則曰唯唯。瞠目結舌。  
狀神呆。其五官百體卽爲不靈也。著以視其平素奔走鑽營之精神氣魄。何其不相侔耶。

## 夏詔霆之再誤

既歸部議。日人自知理曲。是以將肇辟起訖。均置不論。勉勉强强。以我兵包圍其營署之証。據作我罪案。查日兵闖入我團部時。我團部僅弁兵數人而已。當時除被日兵彈擊傷亡者外。僅馮馬弁等一二入負隅還擊。作困獸之鬪。且不久亦負傷逃去。此事實之不可掩者也。當時日兵尙存二十名。其誣我兵包圍其營署者。果不知何所指也。若指馮馬弁等一二入所爲。馮馬弁只能稱爲防禦還擊。不得謂之爲包圍。若曰包圍。謂日兵包圍馮馬弁等一二入。則可。謂馮馬弁等一二入包圍日兵二十名。則斷不可。若指謂我其他營兵士所爲。我在遼軍士約二千餘名。其駐所均毗連裕勝當店。若有意仇視日兵。當其闖入我團部戕殺我兵士時。羣起環攻。所來日兵。當即時殲盡。又安任其從容暇整。收隊回營。且果我其他營兵士包圍其營署。以我二千餘百練之兵包圍。不滿百數日兵之營署。無論日兵如何勇敢。一經轟擊。其全數官兵營署屋椽。必盡爲我砲火灰燼。何爲旣經事後。其傷亡兵士。僅有在我團部者數人。其營署屋椽。仍輪奐依舊。事跡堪接。非可言証。在日人亦知誣我之說詞。爛熳荒謬。當藉季布一言。作爲證據。是以於事過後。拘我遼店。

商。人。羅。綽。滿。獄。酷。刑。拷。逼。日。以。繼。夜。舉。其。謠。我。包。圍。之。說。勸。令。我。商。人。口。供。認。爲。日。親。覲。  
見。我。商。人。間。有。一。二。熬。刑。不。過。者。勉。強。供。認。其。至。死。不。肯。自。誣。者。猶。居。多。數。諸。商。供。詞。可。  
取。接。也。嗚。呼。日。人。將。以。包。圍。之。說。誣。我。先。逼。我。自。誣。慘。矣。毒。矣。夏。詰。霆。知。之。乎。假。日。不。知。  
其。前。之。調。查。者。何。事。若。日。知。之。而。不。舉。以。詰。責。日。人。是。無。心。肝。也。是。土。木。偶。也。我。外。交。重。  
事。也。外。交。次。長。要。職。也。用。此。無。心。肝。之。土。木。偶。如。僅。能。作。唯。唯。聲。之。機。器。者。何。爲。乎。

## 夏詒霆之三誤

日人既以包圍之說誣我。遂提出條件八則。逼我承認。查其所提條件爲何。即要我性命。身家。由其生殺處置之。謂何爲要我性命。身家。以我對日有罪。以我性命。身家爲謝罪之。賠償物品。是我本無罪。日人誣我以罪。又強我恭送謝罪物品。以證明我罪之的真確實。噫。在肇事之始。日人恣情相逼。我已盡情退讓矣。事後日人自作主人。逐我出境。我違命出境。又盡情退讓矣。我之優容日人。降心於日人者。亦云至矣。蔑以加矣。必要我性命。身家。爲我謝罪禮物。以實我罪。不太甚矣。乎試作一比例言之。縱日爲主人。我爲奴婢。奴婢或一日受主人不情鞭笞。哀求寬恕。未蒙主允。不得已反唇相稽。亦事之常。未必即爲滔天大罪。主人怒其不馴。驅逐出門。奴婢遵命而行。主人之怒。當亦稍殺。未必務殲其身。始爲快舉。况日人之於我。非主人之視。奴婢比也。我之於日人。實主人之視客也。客無端入我室處。小有齟齬。客即怒撻。主人已屬不情。主人哀求客恕。未邀客允。致反唇相稽。亦情理。應爾。不爲過也。而客竟以之爲罪。驅逐主人。主人唯唯遵命。不遑在客。人爲暴戾。逾恒不情。過甚。在主人寬宏大度。禮遇異常。而務必盡奪。主人之性命。身家爲始滿。客意古今。

世界無此不情客人也有之必強盜也以文明國人自甘強盜恐日人不肯居茲惡名也。夏詒霆若於日人提出條件之時辯論剖析嚴詞絕拒日人雖驕亦當爲理屈倘日人一味蠻橫不堪理喻我可將其所提條件割剝提出認爲彼無端橫干要求另案凟不令其與遼源交涉連帶淆混日人不承認我言我甯死不爲也。日人若承認我言是無端侵我主權割我土地也是自甘強盜也是萬國共尊之公理公法日人破壞之也甘犯天下之大不韙者日人也我縱捧主權奉之割地與之萬國當諒我理直憫我國弱視日人爲毒蛇惡魔人道全敵將與天下共棄之也。日人雖橫絕不敢公然犯衆怒以出此也。日人既不出此其氣自沮我之交涉着手自易前途之樂觀可預期也。乃夏詒霆毫無意識一則曰唯唯再則曰唯唯若以日人誣我之說爲情真罪當除有盡心檢點物品預備謝罪外無再有我一言之餘地也者。噫若非我政府其他諸公極力騰挪擗其麻木肘腕彼於日人條件全體承認久矣欲求延宕至今亦事之不可得者矣。今幸也天佑我邦伍公以七旬老翁義牲其安閒清福慨然出肩重任縱此項交涉已經夏詒霆一誤再誤前途未可預測吾人要知伍公必極力爲國盡瘁無疑也。吾人對於伍公感激崇拜之忱正不知若

何表示也。

6  
102401